

# 寂寞东京塔

江国香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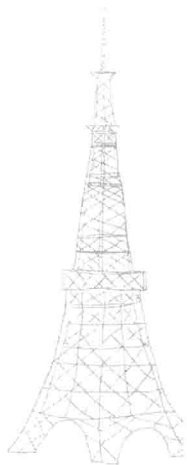
世上最寂寞的景色  
是被雨濡湿的东京塔

南海出版公司



# 寂寞东京塔

〔日〕江国香织 著  
〔日〕猿渡静子 译



新  
站  
出  
版  
公  
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寂寞东京塔/[日]江国香织著;[日]猿渡静子译.  
—海口:南海出版公司,2014.5  
ISBN 978-7-5442-6895-0

I.①寂… II.①江…②猿… III.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25562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30-2011-044

Tokyo Tower

Copyright © 2001 by Kaori EKUNI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1 by Magazine House Co.,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ori EKUNI  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/ Bardou-Chinese Media Agency  
All Rights Reserved.

## 寂寞东京塔

[日]江国香织 著

[日]猿渡静子 译

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  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 
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 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  
经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翟明明  
特邀编辑 胡圣楠 朱文婷  
装帧设计 韩笑  
内文制作 田晓波

印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 
开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  
印张 8  
字数 168千  
版次 2014年5月第1版  
印次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 
书号 ISBN 978-7-5442-6895-0  
定价 32.00元

版权所有,未经书面许可,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违者必究。

世上最寂寞的景色，应该就被雨濡湿的东京塔。

小岛透穿着白衬衫和运动短裤，喝着速溶咖啡这样想。

为何总是这样呢？从小时候开始，每当看到被雨濡湿的东京塔，就会莫名地感伤，胸口仿佛也有种压抑的感觉。

这栋公寓建在绿草如茵的高地上，透从小就住在这里。

“你和妈妈住在一起，钱是不用自己操心了，可是不烦吗？”

不久前，耕二这样问过他。

“当然，你妈妈和一般的妈妈不太一样，住在一起或许没什么不好。”

透和耕二上的是同一所高中，那是东京屈指可数的好学校。他们的成绩都很不错。这也是两人唯一的共同之处。

现在是下午四点，诗史很快会打电话来吧，透想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从什么时候起，自己开始这样期待那个人的电话？

那天，他说想买个手机，诗史听了面露不悦。

“想什么呢。那样显得多没品位。”

虽然说着这样的话，可她自己却有手机。手机上还挂着丝线编的吊坠，色泽如夜空般墨蓝。

“是你自己编的？”

透偶然问起。诗史回答说怎么可能，是店里的女孩编的。她说的店在代官山，有点奇怪，里面销售家具和衣服，甚至还有餐具。听说是一家精品店。不久前，透甚至看到店里竟然摆着狗项圈和狗粮，很是诧异。那些东西都非常昂贵。透觉得诗史店里的一切都很贵。诗史小姐拥有一切，比如金钱、自己的店，还有丈夫。

四点十五分。电话还没有响起。透百无聊赖地喝着已经变温的咖啡。他喜欢速溶咖啡，觉得比滴滤式咖啡更适合自己的个性。他喜欢那淡薄的香气，而且冲泡起来也简单。

简单是最重要的。

透出生于一九八〇年三月。父母在他上小学那年离婚了。此后他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。

和诗史也是通过母亲认识的。

“这是我的朋友。”

母亲这样向透介绍诗史。那是两年前，透十七岁的时候。

诗史身材修长，有一头浓密的黑发，那天穿着白衬衣搭配藏青色裙子。

“你好。”

她有一双大眼睛，嘴巴也很大，脸颊透出异国风情。

“阳子，原来你儿子这么大了！”

诗史目不转睛地盯着透，说道：

“你儿子有一张富有音乐感的面孔哦。”

透不太明白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，但没有追问。

“是高中生？”

是。透记得自己回答时的声调，不知怎的带着一种不快。

大学二年级的生活很无聊，近来透很少去上课。只有一件事让他觉得麻烦，就是越没劲的科目，老师的考勤反而越严格。他放了一张 Hi-Posi 乐团的 CD，一边听着甜腻轻快又带点湿意的歌声，一边眺望着窗外被雨淋湿的小区 and 东京塔。

大学里那些女孩子，为什么看上去总是那么愚钝？耕二听着从窗外排水管滴答而落的雨声，黯然地陷入沉思。最难接受的是她们的身体一点魅力也没有，要么瘦得像火柴棍，要么臃肿得像皮球，总之让人无法忍受。

只有去年在社团集训时认识的由利是个例外，所以至今仍在交往。她为人和善，一直在游泳，身材保持得不错。

“肚子好饿啊。”正躺着看电视的桥本说，“有没有方便面的东西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耕二回答，随后又补充道，只剩些米饭了。他常常蒸很多米饭，放在冰箱里。

“怎么这个时间就饿了？没到饭点就吃东西，会变胖哦。”

虽然这么说，耕二还是马上起身，为这个特立独行、只爱好曲艺节目的朋友做了碗炒饭，还把冰箱里的鸡汤拿出来解冻，一并端了过去。

“你真了不起啊！”

桥本发出了似乎是发自内心的赞叹。

“普普通通啦。”

耕二说完，点上一根烟。

是透告诉他大龄女人的魅力的。透是他高中时的朋友，也是他唯一看得上眼的朋友。那时候，耕二几乎觉得所有人都是蠢蛋。

“你还不走？”

耕二问边看电视边吃炒饭的桥本。

“不走。”

“哦。”

桥本向来不拘小节，耕二非常欣赏这一点。他换好衣服，往头发上抹了发胶，戴上手表。

“那我走了。去打工了。”

他放下钥匙出门，顺手拿了把弯了一根伞骨的塑料伞。

耕二现在的生活完全以打工为中心。课自然还是去上，但每天晚上和周末都在打工。他的父母还健在，每月也寄来充足的生活费，应该说他的学生生活是富足的。但他觉得零花钱总是多多益善。况且在台球厅做服务生很轻松，收入也不错。

他今年暑假在游泳馆做巡视员的时候，和邂逅的女孩留下过两次美好的回忆，所以觉得打工其实很有趣。而且只要愿意找，短期工到处都有。他做过关于修路工程的民意调查，洗过盘子，给画工欠佳的画家当过裸体模特……

耕二觉得模特那份工作收入很好。当时在街头，那个画家直接上来和他搭讪。对方是个瘦削的老头，说如果耕二能到他在吉祥寺的家里去，就每小时付一万日元。老头画了大量的人体素描，让耕二进账三十六万日元，他只需要抱着膝盖坐在那儿而已。更划算的是老头爱吃肉食，时不时请他去吃牛排。

十一月，坐 JR 去打工的路上，耕二总要睡上半小时。他最擅长无论在哪儿都可以安然入睡，临下车又能及时醒来。耕二十分信任自己的身体，更不用说头脑了。

一直以来，他成绩优良，轻而易举就踏入了国立大学。但问题并不在这里。

“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主。”

父亲这样教育他。

“一旦决定了什么，就要付诸行动。”



耕二认为，看一个人头脑是否聪明，就要看他有没有行动力。

耕二每次都在员工休息室吃晚饭。同一栋楼里，有家与他打工的台球厅属于同一家公司的餐厅，可以送餐。台球厅平时有六位员工，都穿着白衬衣搭配黑西裤的制服，连女孩也不例外。由利曾经夸赞过那身制服，说很适合他。就因为这句话，耕二不再相信由利的品位。他觉得自己更适合穿牛仔褲。

打完卡，和白班的同事交了班。看看窗外，对面大楼的霓虹灯被雨淋湿了，更加耀眼地闪烁着。

电话终于响起时，已经五点多了。

“对不起，这么晚才打电话。”诗史低声说，“能出来吗？”

电话中的声音总是那样谨慎。

“嗯。”

透简短地回答。

“太好了。”

诗史的话语中有发自内心的喜悦。

“那么在芙拉尼见。”

刚说完，电话就挂断了。透手里依然拿着话筒，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。

“有一种香皂，非常适合你。”

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诗史这样说。

“香皂？”

“对。是从英国进的货，我最初就希望可以给男人用。我们店里大多是女顾客，但她们可以买去送给男人当礼物呀，所以我决定进一批。应该很适合你。”

几天后，香皂寄到了。椭圆形的乳白色小香皂有一股梨子的味道。

芙拉尼的门大而厚重。店内越往深处走越狭长，右侧是吧台。透进去的时候，诗史已经坐在那里喝伏特加了。她喜欢喝一点烈性酒。

“晚上好！”

诗史把凳子转过来，身体微微前倾。她穿着一件白色的粗针毛衣，搭配灰色短裤。

“这雨下个没完，真让人有点烦啊。”说完，她把凳子转回原位。透在她旁边坐下，要了杯啤酒。

“还好吗？”

两个星期没见过诗史了。透面向前方，“嗯”了一声，用全身去感受左侧的她，触手可及的她。

香皂送到后，有一段时间，诗史一直没有联系过他。

“阳子在吗？”

她给母亲打电话的那天，如果母亲在，或许就不会和她有这样的关系了。

“说点什么吧。”

诗史说。她那骨感的手腕上，戴着一块奢华的劳力士手表。

“说什么？”

“什么都行。比如学校的事情，正在读的书，还有你正在在想什么。”

透喝了口啤酒，说道：“学校啊，应该能毕业。”

“还有，校园后面有个地方，开满了地榆。”

“喜欢地榆吗？”

“嗯，还好。可是前几天去看了看，已经枯萎了。”

“你们学校大吗？”

透回答“不大”，又补充说：“还是比高中大的。”

“是嘛。”

诗史说着，视线转向琳琅满目的酒柜。

“最近没怎么看书。”

透继续老实地说下去。

“现在正在想的事是……”

想和你上床。

“在想什么？”

诗史转过头来，脸上的妆容很自然。

“什么都没想。”

诗史无声地嫣然一笑。

“我以前念的那所小学，校舍后面开着绣球花。”

“小学？够遥远的啊！”

诗史低下头，用指尖轻轻触着玻璃杯中的冰。

“可是大学校园里有什么植物，却想不起来了。一点都想不起来。奇怪吧？”

“是因为没有一个人单独走过吧？”

透的声音里听得出有一丝忌妒，他也不清楚是因为什么。但诗史似乎没有察觉，毫无芥蒂地承认了。

“是啊，可能是这样。”

两人又要了第二杯酒，默默地啜饮。

那个时候的电话，真的是打给母亲的吗？透想。

“哦，真遗憾，我刚巧来这附近，想一起喝一杯呢。”

那时，得知透的母亲不在，她有些落寞地说。

“如果叫你出来陪我，会被阳子责怪吧？”

“我想不会。”透说。

诗史于是把店名和地址告诉他，好像又忽然想起了什么，问：

“可是，你能喝酒吗？”

透怀念起往日还在用敬语和诗史说话的时光。

那次见面的时候，透还没有和女人交往的经历，诗史却已经结婚了。她没有孩子，但拥有自己的店，还有自由。

其实本来没有这个意思，但是没想到，这件事却让耕二来了

兴致。

“不错嘛，你的交往对象居然是个成年人。”

耕二这样说道：

“只是玩玩倒也罢了，被甩了可别寻死觅活哟。”

又接着说：

“人家不过是贪恋你年轻的肉体罢了。”

当时社会上刚好流行女高中生援助交际。透所在的高中女生少，而且多数比较正派。可是走到街上，就能看见很多女高中生都穿着超短裙，粗壮的腿上套着只会显得更肥硕的长筒袜。

“真是难以置信！”

耕二肩上背着卡其色背包，一边穿过自动检票口一边说：

“竟然有老头子被她们玩得团团转。”

他说话素来不着调，此时又叹了口气，大言不惭地说：

“我也想找个比我大的女人啊！”

当然，透和诗史之间并没有金钱交易。被拿来与援助交际相提并论，透很不服气。只是这种论调和事实相距太远，他懒得争辩。

诗史和自己之间发生的事，恐怕没有人可以理解。

“吉田的妈妈怎么样？”

当时耕二这样问，那会儿真应该阻止他。

“还不错吧，挺漂亮的。”

自己这么说的时侯，根本没想到耕二竟能和同学的母亲交往。

现在想来，透实在低估了耕二那异于常人的行动力。

两年前。

自己的人生，就是从那时开始像果冻一样凝固了。缓慢地、悄然地，变成没有味道的果冻，早已无心顾及耕二的事。

“我该走了。”诗史喝完伏特加，说，“能见到你真好。”

付完账，她又微笑着说：

“下次时间宽裕些的时候，一起吃个饭吧。”

诗史跳下吧台凳，看了看手表，喃喃自语：

“雨还在下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现在七点半。她肯定是和丈夫约好八点在某家餐厅见面。透得出结论。

“我再打电话给你。”

诗史说完，快步走出门口。

还以为可以和她共进晚餐呢。

没有兴致喝剩下的啤酒了，透茫然地环顾四周，看见墙上的黑板写着牛排三明治的字样，才意识到自己已是饥肠辘辘。

从什么时候开始？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进入了这种连食欲都忘了的状态？

店内开始热闹起来。插在大花瓶里的花，仿佛在嘲笑形单影只的小岛透。

老老实实听完上午的课，耕二到小卖店买了三明治，坐在校园的长椅上五分钟就吃完了。正午时分，天气不错。耕二很少去学生食堂，他怕愚蠢的家伙坐在身旁，会把愚钝传染给自己。

今天不是打工的日子，下午上一节课就去见由利，接着和透有约。

耕二把包装纸和纸杯扔进垃圾箱，走到公用电话亭打电话。呼叫音的间歇里，他点上一根烟。

“你好，这里是川野家。”

喜美子的声音听起来很年轻，完全不像三十五岁的人。

“喂，喂。”

没有必要报出自己的名字。

“是耕二吗？”

能感觉到她语气中的兴奋。

“哇，今天天气真好。”

随后她又问：“在哪儿呢？”

“在学校。”

耕二想起喜美子纤细美丽的双腿，答道。

“刚吃完午饭。想听听你的声音。”

他吸一口烟，然后朝晴空吐出去，刺眼的阳光让他微微皱起眉头。

“是逗我开心的吧？”

喜美子停顿了一秒，问。

“真过分，我说的是真的。”

自己的声音低沉而浑厚，耕二觉得还不错。

“晚上不能给你打电话，”他有点负气地继续说道，“又常常见不到你。”

这时，桥本从图书馆门前经过。耕二抬手和他打招呼。

“听我说，”喜美子声音急促起来，“我也想你呀。不知不觉满脑子都是你。”

耕二扔掉烟头，用球鞋踩灭。

“不知不觉？”

这时，桥本已经站在面前了。

“我可是无时无刻不在想你。”

这不是谎言。出现了短暂的沉默。他知道电话的另一头，喜



美子已经心动了。多想马上飞奔过去，紧紧地拥抱她。

“对不起！”耕二开口道了歉，“我还能再打电话吗？”

已经进入十一月了，今天却很暖和。穿着毛衣待在阳光下，有微微的汗意。

“我正想问，你还会打电话给我吗？”

耕二笑了，喜美子也笑了。

“我会再打电话的。”

耕二说完，挂断电话。耳畔依然残留着喜美子明朗欢快的笑声。

“我可是无时无刻不在想你。”

桥本低声模仿着耕二说过的话。

“玩真的啊，你这家伙？”

上个星期天，透在 WAVE 音像店发现了丹麦歌手玛丽·弗兰克的 CD，试听后很喜欢，就放弃原本想买的 Hi-Posi 买下了它。他从一大早就开始放这张 CD。

让人心情不错的好天气。忽然想擦擦鞋子。鞋子脏了，让人有种穷酸的感觉，他不喜欢。

透在光线微暗的玄关坐下，一边擦着自己的鞋子，一边看着母亲脱在一旁的高跟鞋。那是一双用鳄鱼皮做的精致的漆皮高跟鞋。母亲昨天回来很晚，现在快到中午了，她还没出卧室。